

## 阿明的故事

—

小区里夏天的垃圾桶是很可怕的。

尤其入了三伏，剩菜，果皮，汤锅底，连同没扎紧的塑料袋，经过一夜的发酵，天没亮就朝四周散发出一股恶臭。那气味该怎么形容呢，好比你乘上一部拥挤的公交，坐着的人汗味重，抓扶手的又有腋臭，其间夹杂着鸡蛋和葱香，过道上还时不时蹦出几个闷屁。种种混合，叫人想吐，晕眩，窒息。那些窗门不巧正对着楼下垃圾桶的人家，自起床就搭上了这部倒霉的公交，刷牙闻，拉屎闻，吃早饭还得闻，有人受不了了，就从窗口探出头来大骂：捉垃圾的人呢！死掉了吗！

直到十来个去上班的人骑电瓶车经过，冲着垃圾桶发了一通无名火，捉垃圾的人才慢吞吞地走过来，身后拖着一辆锈到发绿的小车，再后面跟着一只毛发挡住眼睛的脏小狗——它的主人永远正在清扫你家前一栋楼的垃圾桶。

小区里每个单元楼门前都有垃圾桶，这样算下来，统共约莫一百只，再加上几栋楼合用的卫生房，这些传播恶臭的据点就像监控探头一样，密密麻麻地笼罩住小区的每个角落。

捉这个字是很形象的。捉垃圾的人每到一处，把垃圾倒进车里，再将之卧倒，拿出一只长长的火钳，一点点剔除黏在壁上的杂物。塑料袋很轻，风一吹就跑了，捉垃圾的人追过去，一只一只捡回来，实在飞太远就算了。纸板箱叠好，可乐瓶倒空，暗暗装进自己的蛇皮袋里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垃圾桶里残留的馊水渗出来，酸味翻天，人们叫苦不迭。于是多了一部临时洒水车，捉完另需冲洗。

这几道工序说难不难，可总得一个一个来，自东向西，等捉到最后几栋楼，那几十户可怜的人家已经足足忍受了一上午，这时从灶间到客厅到阳台，臭味长驱直入，挥之不去。

有一天中午，捉垃圾的人捉到最后这栋楼，从垃圾桶里捉出了一个老人。她一头栽进去睡着了。拖出来的时候，浑身酸臭，汤水浸透头发，胸前揣着一块变形的橡胶板。人们翻过身来一看，呀，是住在最靠西边车库里的阿明老太太。

二

有一种说法叫老来变。

人们这么说的时侯，通常是指往不好的方向变。比如一个老头子，老婆死了十多年，临到八十突然另找年轻女人了。儿女就讲，死老头子老来变，不要面孔，踏进棺材还想花一趟。

比如一个老头子被不争气的孙子骗得团团转，其他人半分遗产也得不到。几个亲眷就骂，上代头作孽啊，屋里厢出了一个变死鬼。

再如向来豁达的女人到老得了疑心病，总觉得家里有人要抢她的存折。老知识分子退休以后开始求神拜佛，竟然叫孙子吃庙里拿来的香灰。种种老来忽而换了性情，乃至做出些叫人难以置信的怪事情来的，就算是人们所怨声载道的老来变了——因为这一切总是难以解释。

阿明老太太这些年的变法，小区里的人都看在眼里。他们讲，清清爽爽一个老太太，只见伊越变越泥心，越活越没副人样子。

一般来说，喜欢翻垃圾桶的人有这么几种。一是流浪汉，饿了，渴了，去那里面碰碰运气。一是外地打工的，赤条条无家当，看到人家扔下的旧沙发，旧球鞋，还能用的，就去捡了来。像阿明这样的本地老太太，偶尔也有几个看到路边的瓶瓶罐罐会去捡，攒着卖点小钱，但绝没有见过像她这般发了痴、着了迷的。

### 三

阿明老太太每天在垃圾桶里投入的时间比捉垃圾的人还要多。天黑了翻，隔一夜再翻，捉垃圾的人天不亮就上工，附近却早被她翻过一遍了。如果有什能卖钱的物什，也统统都被掠走了。剩下的垃圾则被弄得满地都是，难以打扫，因此他恨极了阿明。有时老太太手脚慢了，两人恰好撞上，捉垃圾的人叫骂着挥起扫帚赶她，手重了直接推倒在地上。

老太婆，滚远点！捉垃圾的人喉咙响梆梆，好像要让大家都晓得他抓了个现形。抓多了，甚至连小狗也对阿明产生了敌意，老远就开始狂吠，一见到就穷追，把老太太吓得赶紧跑路。

最厌弃阿明的还是她的邻居，她身上的味道太重了。三十八度的中午，路上不见几个人，却见一排垃圾桶里有一只微微倾斜，便晓得阿明吃过饭又钻进去寻宝了。弓着背，不见头，只露出一个下半身和一只米袋子，两只手边翻边往里头塞东西。翻到底部，整个人几乎要沿着桶对折过去。钻久了，身上黏着一股酸臭味儿，路过的人都捏着鼻子躲开。脾气差的男人出来倒垃圾，碰到阿明在里面，翻一个白眼，索性直接把垃圾扔上去了。

碎布头，破玩具，易拉罐，塑料板，没有什么是阿明不要的，人们也不晓得老太太要这些来做什么。只见她七十好几的人，提着麻袋上楼，倒空，再提

下楼，一天跑进跑出好几趟，留下屋里面臭气熏天，自己仍蜗居在底楼的小车库里。邻居敲门叫她清理，她勉强扔出去一些，可是那股腐烂的气味，恐怕是怎么也驱不走了。

人们想不通，一个老太太好好地拿着退休金，厢里厢邻的都认识，都要面孔，做点什么不好，偏偏要去钻臭翻天的垃圾桶。他们解释不清，只能讲，真是变死啊，变死。

#### 四

阿明老太太并非低保户，也不算孤寡老人，是个正经出身的退休老工人。阿明老公原先是当城管的，某一个年末出去执勤，被发了狂的小贩一刀捅死，五十不到。从此阿明成了末等英雄的烈属，多拿一笔抚恤金，供到儿子阿新读完职高。

阿新运气好，一毕业顶了他老子的班，也勉强混了个城管的饭碗。他常常讲，出去扫荡有啥意思啦！风里来雨里去，收来的物什又不能藏到自家口袋里。我么，烧点香托托关系，明朝也要去坐办公室啦！可惜至今没能兑现。没几年，阿新讨了个老婆，婚房买不起，只能和老娘在六十平方的两居室里挤一挤，各作一间。年轻人上班下班，阿明在家做饭，万事太平。后来儿子又生了儿子，房子不够住了，老太太主动提出，自己搬到楼下车库去。清扫一下，开个窗，搭个铺，老人家住着还算适意。阿明就白天在楼上烧饭，带小孩，吃过晚饭洗好碗，哄小孩睡着，自己再下楼去。一家四口盼着经济适用房摇到号，就分开来住。

其他老太太替阿明感到委屈，她们讲，自家的房子不住，蹲到车棚里去，太苦啦。阿明摆摆手，不要紧的，等我们阿新房子弄好，我倒空落落一个人住了。只是这句话说了好几年也没实现。阿明就继续住在两三个平方的底楼车库里。

好在阿明能干，再小的房子也收拾得整整齐齐。邻居过来看一眼，都说，灵光。行军床上毛毯蚊帐样式到位，小尺寸电视机盖好遮灰布，墙上贴着日历和照片，一张吃饭桌配两把椅子，周围不挤不空。几个小姐妹照例过来，坐在外面空地上谈山海经，讲讲笑笑，一切看起来如往常。

阿明同大家讲，底楼好呀，省得爬楼梯，好像还有点搬回老底子平房的感觉。

毛纺厂的女职工退休以后，顶喜欢就是做点女红，发挥余热。大家聚到一起，彼此欣赏布料，讨论各式做法，讲讲看针脚怎样踏，线头怎样结。阿明车库里就摆着这样一台老式洋机。看上去旧，保养得很好，阿明最宝贝它。不用的时候，一块方纱布盖得严严实实，掀开来，机器擦得精光锃亮。阿明手巧，

她的布料总是最实惠，到店里剪点碎布头，洗洗晒晒，又能派上大用场。家里面床单枕巾，儿子的睡衣，孙子的尿布，自己的衣服，全靠这台缝纫机踏出来。多出来的，还可以扎几个拖把头。过冬的帽子手套呢，就买便宜毛线团来织，家里等于省了一大笔服装开销。

小孩长得快，一到换季，阿明就坐在车库里加班加点，缝纫机轰隆隆地踏着。隔几天，楼上阳台又挂起了新的小袜子小短裤，比原先的长出一截。

## 五

拉扯了五六年，阿新迟迟坐不上办公室，干脆辞了职跟人去做小生意。买卖不成，房子还没着落，小孩又要读幼儿园。家里的费用越来越紧张了。阿明大概是这时候想出来捡废品的。

从阿明的车库望过去，斜对面有一间卫生房。半夜里酒鬼们喝得木知木觉，瞄不准，就往阿明门前扔过去了。早上一推门，总有些酒瓶酒罐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。阿明就拿一只米袋，拣一些没碎的装起来。没多久，一只袋子竟然也能装满了。到了月末，酒瓶子拿到敏芳杂货店里去换现，余下的喊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称一下，多少也能卖几个钱。

阿明似乎找到了好方法。阿明儿媳也觉得好，能赚一点是一点。于是白天空下来，阿明就在小区四周转转，在各个卫生房附近的角落里搜寻可乐瓶，顺便搜刮居民信箱里的小广告和废报纸。收废品的人跟阿明熟络了，就告诉她哪几个小区卫生不好，哪几条马路容易捡。阿明就走得更远，捡得更多。有时邮差前脚插进信箱的广告，后脚就被阿明收走了。有时顺手把人家忘拿的日报和水电信也收走了，恰好被看到，迎面一声斥，老太婆，做啥！

骂归骂，毕竟捡来的都是钱。车库外面废纸一沓，米袋几只，叠得整整齐齐，都是阿明的宝贝。邻居见她天天在小区，在公园，在批发市场走来走去。甚至去菜场里买菜，也不忘提个袋子寻寻兜兜，几个好心的就上前关照她，阿明啊，不要太累了，自家身体要紧，钞票么，叫儿子儿媳去寻好了。

阿明笑笑，不要紧，跑来跑去么，就当锻炼身体，蛮好的。

人们渐渐在更多的地方看到阿明了，酷暑天有她，寒冬里也有她，邻居看不过，却也无奈，毕竟一家有一家的苦，不肯吃苦，全家门就要吃西北风去了。

## 六

阿明老太太跑得越远，回得越晚，阿新虽然不反对，心里总归觉得不好。一个是丢面子，走来走去大家都看到了，儿子叫亲娘出去捡破烂补贴家用，传开去叫人笑话。再一个是常常耽误了买菜做饭，小孩回来喊肚子饿，阿新就要发脾气了。

没人逼你去捡破烂，以后勤去了，叫人家看不起。

屋里厢小孩看住，三顿饭管牢，就可以了，晓得吗。阿新讲话总是生碰碰的，不好回嘴。

老太太答应下来，背地里仍偷偷在做。一只布袋拎出去买菜，回来的时候，身上总要多驮一只米袋。从前人们打招呼，阿明，买菜回来啊。现在都改口了，阿明，进货回来啊。阿明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闷头疾走，她急着把新进来的货物安顿好。像做贼似的，后窗外面塞一点，楼道底下藏一点，放在石凳底下的可乐瓶被小孩发现了当球踢，阿明追着他们一路讨，小鬼，谁叫你动的！

人们隐隐发觉，阿明回收的物什越来越杂了，能卖的，不能卖的，都往家里带。这句话是从收废品的三轮车那里传来的，他懊丧着脸，后悔和阿明太过熟络，以至于自己每次路过车库都被她拉着拽着，你进来看看，进来看看呀。他讲，有些东西跟老太太讲过多少遍了，卖不掉，卖不掉，还是要去捡。他皱着眉，仿佛阿明已经成了他生意上的巨大困扰了。

人们摇头，暗地里说两句，当着阿新的面仍装作什么都不晓得。他们心里有数，阿新的脾气是很大的。

后来经济适用房总算拿到手，家里凑齐交了钱，阿新夫妇便忙起装修来了。孙子的日常就托给阿明全承包。没几天，有人大着胆子跟阿新汇报，看到阿明带着孙子在工地上捡建筑废料，瓷砖啊，灯管啊什么的。气得阿新立刻赶回来，一看车库里尽是乱七八糟的物什，阿明正堆着笑要给他展示用途，不想劈头盖脸得了一顿臭骂。

房子是我的，装潢也是我的事体，你不出钱，就勤来出力，临死了反倒去吃人家嘴巴里吐出来的，十足坍台。

自家老年痴呆就算了，还带小孩去，真想得出来。

阿新的喉咙是很响的，正是晚饭边，八方邻居都听到了。他回楼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从此再不准阿明单独带小孩出去了。

## 七

这顿臭骂到底算一记教训还是刺激，不大好说。总之叫老太太在小区里抬

不起头来，走到哪背后都跟着啧啧的指点。人们和阿新一样，觉得阿明发迷了，捡破烂捡出毛病来了。

看到树丛里，墙角边，石凳底下塞了东西，人们就讲，你看看，阿明又在屯粮食了！

谁家丢了新鲜报纸，人们一口咬定，肯定是阿明拿走了！

阿明却自顾自地继续。她已经不满足于能卖钱的瓶瓶罐罐了。垃圾桶一只一只细摸细想地翻，大到金鱼缸，小到拖把头，什么都寻，什么都往家带。早饭和晚饭之间，她总是拖着米袋在外面游荡。有时糊里糊涂走到国道线了，或是乘错了公交车，搞到深更半夜再回来。

第二天人们瞥一眼，车库门底又是一大堆旧货。阿明讲，不卖，不卖。她摆出脸盆和水壶，一样一样清洗，水不够了，就拎一只提桶去河边打。洗完再晾出来，像作展览似的，空地上放得扑扑满。

这只板凳蛮好的，擦擦清爽小孩可以坐。

这块布么，做窗帘绝对挺括。她朝着路人笑，向他们解释每样东西是哪来的，可以作什么用。

人们不敢同她搭话，也不敢劝，胡乱答应一声，就匆匆走开去了。久了就干脆当作没看见，并不尴尬。收废品的三轮车总是绕开她门前，小姐妹们去裁布做衣服也不叫上这位老同事了。阿明的车库周围冷冷清清，只剩她一个人坐在地上整理，洗晒，整理。

阿新夫妻俩早就不准阿明买菜做饭了，他们甚至不许她上楼来。儿媳觉得脏，怕细菌传给小孩。一家三口吃过饭，阿新再端一锅剩菜剩饭下楼，盛到老太太自己碗里，叫她独自蹲在车库里吃。每日如此。有时阿明不在，阿新就把饭碗往地上一放，没多久，都叫小区里的狗吃光了。

有一天，阿明不知是卖出去一些旧货，还是新捡到了什么宝贝，一脸高兴。她揣着小布袋，专程去菜场买了半只酱鸭回来，小区门口的人说，哟，阿明，今朝开小灶啊！阿明笑道，孙子欢喜吃！

因为不许上楼，阿明就守在车库门前等小孩放学。大手一招，宝宝过来，奶奶买了好东西！两个人就你一口我一口吃起来了。不巧被儿媳下班回来撞见，二话不说，夺过小孩手里的鸭腿就往草堆里扔。

她一巴掌打在小孩脸上，畜生，这么脏的东西好吃的啊，走！小孩反应不及，哭到懵掉，生拖硬拽着上了楼。只留阿明坐在原地，她没有受到一句责骂，连哪怕一个字都没有。

儿媳和邻居一样，无视她了。

## 八

房子装修好，阿新夫妻俩很快就带着小孩搬出去了。他们拿走了家具，留给阿明一间空房子。东西少了，连两居室都看起来很大很宽敞。可是阿明仍蜗居在小小的底楼车库，从不上楼去睡。

这房子很快就变拥挤了。阿明住在楼下，楼上便成了她的货仓，捡了什么东西一股脑往里塞。她不再整理了，也不清洗，她没功夫做这些，每天睡醒来就往外面跑，天黑了才回来。去了哪里，吃了什么，谁也不晓得。

有人打趣说，阿明现在连吃饭都在垃圾桶里解决啦。他们在路上撞见她，大声地喊，哟，阿明，进货去啊！还有人说，哎，阿明，上班去啊！

老太太浑身脏兮兮的，轻轻应一句，看东西，看看东西去。便不知道往哪去了。

大多数邻居是不理睬她的，他们早就过了那个可怜她的阶段。他们把阿明当成一个拾荒者，一个流浪汉，一个变态的老人，一个有家等于无家的神经病，甚至连捉垃圾的人都不如。因为她不捉垃圾，她不知道在捉些什么。

上回阿明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面色铁青，肚子疼得炸裂。因为没有家属认领，第二天，阿明登上了民生新闻。原来她喝了一瓶在火车站捡来的饮料，食物中毒了。记者问她，她含糊不清地讲，见一个小孩生得可爱，冲她笑，就想送给他喝。安全起见，自己先喝一口，没想到立刻就头昏了。

阿明插着胃管，吊着盐水，但由于瓶子扔了，医生便查不出是里面装了什么，是农药，还是洗洁精，只能勉强应对一下。镜头里，阿明恍恍惚惚地喊，难受啊，喉咙烧起来了啊。但她没眼泪，也不生气。

阿新帮老太太办好出院手续，送回小区，二话不说就走了。车库大门敞开，阿明就这样躺在行军床上，路过的人都晓得这桩新闻，却没人进去和她打招呼。偶尔有几只狗误蹿进来，又被阿明挥手赶出去了。所幸阿明看上去问题不大，只是脸色不好，忽青忽紫的。入夜，她爬起来，静静地坐在床上，亮起一盏昏黄的灯，她上楼去拿点什么，又匆匆下来。

没过几天，体力恢复，阿明又提着米袋出门了。此后她的车库经常好几天不亮灯。

人们说，阿明死在外头了。可是隔几天她又回来了。

## 七

这次阿明在高温天的垃圾桶里翻了太久，过闷，还是过臭，她终于也受不了了。但她没有再去医院。X 你娘！捉垃圾的人大骂一声，把阿明从里面拖出来。上班的人停下车，捏着鼻子上前来看，又立刻被臭味弹出去了。捉垃圾的人用脚踢，叫狗闻，阿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有人说，快点打 120！叫救护车来！  
有人说，打啥 120，给阿新打电话，来收尸！

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就这么远远地站着，看一具不知死活的躯体被苍蝇绕来绕去，身上的馊水正朝他们脚边悄悄渗去。

捉垃圾的人朝河边走去，再回来，朝阿明当头浇了一桶水。

隔一会，她醒了。

人没死，捉垃圾的人就去下一栋楼了，看热闹的邻居也走开了。他们害怕那股味道，阿明翻了太多垃圾桶，她自己也变成了一座行走的垃圾山。

触霉头，大清早碰到活死鬼！人们咒骂着绕开那只垃圾桶，绕开阿明刚才躺过的那块地方。可是小区里哪一只垃圾桶阿明没翻过呢，这附近的人谁能不经过她的车库呢。阿明是绕不开的，凡有别人不要的东西的地方，阿明都到过，阿明都要。

可是阿明却没人要了。只剩垃圾桶要她，可回收的，不可回收的，都给她吃，给她睡，给她心里面想要的一切。这一夜阿明睡在绿色的垃圾桶里，她多么舒服啊，又是多么安详。

阿明站起来，身上拍两下，又走回车库去了。她搬出那只精光锃亮的缝纫机，她开心极了，你看，这块布多少硬扎，做尿不湿再好不过啦。

阿明从胸前掏出那块发了霉的橡胶板，轻快地踏起来了。